

長憶亡妻張雅南

(本文插圖刊第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頁)

●黃天邁(前駐巴黎總領事、駐加彭共和國大使)

忽罹絕症生死兩茫茫

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
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。縱使相逢應
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。
夜來幽夢忽還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，
相對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料得年年腸
斷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

——蘇東坡

亡妻張雅南女士民國六十三年(一九七四)四月十四日在紐約病逝。我行役加彭，我們夫婦在炎荒非洲住了將近七年，從未生病。雅南體質脆弱，她過去曾患胃病、肺病、風濕症、敏感失眠。加以顛沛流離，在熱帶前後住了廿多年，不服水土。她生性好動好勝，不肯休息。在加彭力疾參加當地政府及外交團社交活動，常感支持不住。一九七三年雙十節，大使館舉行慶祝酒會，將招待外賓四五百人。雅南突感四肢無力，煩躁不安，連夜失眠，仍欲主持酒會，經我勸阻，酒會由同人眷屬照料，雅南臥床靜養。

加彭醫院簡陋，醫生素質亦差。由韓國大使介紹一韓國李醫師為雅南診治，經診斷為貧血，白血球過多。李醫師為之輸血，李夫人担任護士，悉心照料，病情穩定，但無力下床走動。經與隔洋女兒雪圖商定，來美就醫。我請假陪雅南搭機經瑞士直飛紐約，沿途瑞航特備護士輪椅，上下飛機，妥為看護，安抵紐約。我們住女兒家。雪圖為生化細菌專家，在紐約史曼安紀念醫院治癌中心負責化驗室工作。雅南經該院醫師診斷為血癌，即白血球過多，要住院治療。因女兒關係，得到不少便利與優待。血癌有急性慢性之別。

不下，記憶力消失，人瘦成皮包骨。後進入昏迷狀態，終於與世長辭。

「鵝媽媽」趙麗蓮與血癌搏鬥了十多年，她是慢性的。雅南所患是急性的，拖不了太久。治療血癌尚無特效藥，醫師們仍在摸索階段。我不懂醫理藥性，深恐醫師用病人作試驗。但主治醫師有治癌經驗，我只有以絕對信任心情，一切要委諸天命，聽醫師安排。白血球酵素失控，不斷增加，要輸血及注射克體松等，使白血球減少。雅南病情好轉後出院回家。不到兩週，又發高燒，白血球急劇增加，重返醫院。四個月期間，雅南四進三出。最後一次住院，病情惡化，睡不著，吃

雅南住院期間，我兩度來往非洲美國，最後中共與加彭建交，我奉命撤館下旗回國，取道紐約，得為雅南送終。我到紐約時，雅南正出院在家，我們計劃回台灣繼續治療，已訂好機票及輪椅。不料當晚又發高燒，送回醫院。雅南自知不起。她對我說：「妻子是男人少年時情人，中年伴侶，晚年護士。(FRANCIS BACON語)我怕不能做你的護士了。我死後你必須找一年輕『護士』照顧晚年。」我說：「我身體很好，不需要護士。但願你病快好，我寧願為你推輪椅。」這是我們最後對話。雅南去世後，為了靠近女兒，葬於紐約聖雷蒙天主教墓地。我回台灣向外交部報到，辦理退休手續，在台灣一住十四年，遠念孤墳，魂繫夢寐。親友勸我找一「護士」，熱心為我介紹。我都以「曾經滄海知已難逢」謝絕。三年前來美定居，依女生活。雅南墓地依然，室邇人遐，音容闕寂。「同穴窅冥何所望，他生緣會更難期！」

我一生升沉顯晦，四海飄零，與雅南共患難

同歡樂的日子不可復得。而往事迴繁腦海，歷久難忘。

負笈法京苦學有成

雅南是四川巴縣人，老家在重慶南岸黃角壩。家世耕讀，原為地方紳糧，後家道中落。父母早故，由兄嫂撫養成成人。讀家塾三年後考進四川第二女師。鄭毓秀博士到校演講，鼓勵女生們留學法國。雅南與同學潘小姐、關小姐等三人受鄭博士感召，隨其經上海搭法國郵船前往法國。長兄營農，為籌旅費學費，變賣田產，始得成行。當年由上海乘船至馬賽需時一個多月，途中鄭博士為雅南等惡補法文。到巴黎後入一天主教修女辦的女子中學，住校。修女管理很嚴，生活刻苦，寒暑假都不斷補習，雅南進步神速。兩年後雅南考入巴黎政大，讀外交系。同學中有同鄉已故教育部督學張兆及故立法委員楊公達等。雅南以優異成績畢業，為中國女子畢業於該校的第一人。

雅南在留學法國時期，家庭接濟時斷時續，申請官費不成。鄭博士雖有住宅供女生等居住，往往三餐不繼，需以麵包及一片巧克力果腹。一九二七年雅南回國，受聘鄭毓秀創辦的法政大學為教授，短期兼孔夫人宋藹齡女士的私人秘書。當年十一月，國府外交部長伍朝樞派雅南為駐法代表秘書（代表為鄭毓秀）。後以中法正式建交，代表團未成行。一九二八年外長王正廷特派雅南為駐法公使館隨員（今之專員）。為中國女子正式任外交官之第一人。

雅南在第二女師時，已習英文，留法後法文說寫流利。婚後在揚蘭（時屬荷蘭）曾習荷文及馬來話，晚年習西班牙文，能說能寫。在駐法公使館主管交際應酬。法外部及各國駐法使館中很多人是巴黎政大同學，互通聲氣，交遊廣闊。婦女團體常邀請雅南演講，講婦女問題，演講詞在各報刊登。人們都知道中國公使館有個「張小姐」，成為新聞記者跟踪的對象。

有情人終成眷屬

一九二八年，我奉派任國際聯盟代表辦事處隨員。辦事處附設駐法公使館內，辦公室毗連，我得以結識雅南，經常交往，情投意合。雅南以紀念冊索題，我題歪詩一首：

神州壩塘甚，革命正高潮，君算奇女子，壯志凌雲霄。舌翻擬子謙，通書勝史昭。歐陸贊使節，絕逸著青標。曉鐘綠女界，木鐸振儕僚。狂瀾期共挽，數語代芻蕘。

一九二九年，代表辦事處遷往日內瓦，我與雅南常常通信，有時一天我接到兩封。後經王寵惠（亮疇）先生撮合，我到巴黎與雅南訂婚。一年後我調升駐法公使館三等秘書。我與雅南在駐法公使館結婚，由高魯（曙青）公使證婚，並為舉行酒會，衣香鬢影，盛極一時。婚後我們在公使館附近租一公寓。每天除步行到館辦公外，大半時間都在寓所書房渡過。我們同在巴黎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，研讀講義及參考書，互相問難切磋。

直到午夜。除法國友人外，我們常與同事們聚會、飲宴、打橋牌、跳舞。雅南一生未吸過一枝香烟，酒則淺嘗即止。我吸烟飲酒有節制，她向不干涉。雅南對我不說四川話，（說普通話或法語）也不「擺龍門陣」，她說話簡要，言必有物，有話直說，向不轉彎抹角。我們婚後兩年，女兒雪圖出生。顧維鈞（少川）大使到任，我除在大使館辦公外，又兼理大使私人秘書業務。我們夫婦都極忙，在家相處的時間漸少，為婚後生活一大轉變。

蓬轉萍飄共赴國難

一九三四年，我調任駐棉蘭（原屬荷蘭，今屬印尼）領事，雅南也離開駐法使館，向外交部申請「留資停薪。」她犧牲了她的前途，寧願做我的幫手。她干涉公事，僅負責交際應酬。請客餐敘酒會，她管菜、我管酒，務使賓主盡歡。我喜運動，在棉蘭時打網球、打羽毛球、游泳、騎馬。雅南為「半路出家」，我做的運動，她都很快學會。除溜冰、開車她不敢學外，各種運動都和我一起。夫婦同打高爾夫球的不少。我們在西貢、加彭都一起打高爾夫，朋友很羨慕我們無「高爾夫寡婦」（Golf Widow）問題。

一九三七年，我調升駐巴黎總領事，又回到巴黎。舊地重遊，夫婦都是「老巴黎」。法政府各機構多巴黎大學及政大同學，做事極為順手。顧少川大使不說法文，又以洋文名惠靈頓，（打破拿破崙的英國統帥名惠靈頓）為法國人所不喜。顧大使在巴黎一無成就。外交重心在總領事館。

我與雅南和法國政要、國會議員等人都有友誼，很多法國人不願與大使館往還。為蔣介石委員長聘請法國軍事顧問及我抗戰物資假道安南（今越南）等大案，皆由我助孫科（哲生）先生一手完成。我中央政府內定魏道明（伯聰）繼任駐法大使，我調升大使館參事。顧大使微有所聞，又以我經辦對法交涉極端保密，大使館毫不知情，故對我極為不滿。事過境遷，我早已淡忘，而顧大使在他回憶錄中仍作強辯，給我難堪，似有失風度。

旅法中國婦女成立支援抗戰婦女會，顧大使夫人任會長，雅南為副會長。會長不管事，一切由副會長主持。婦女會曾舉行義賣，在巴黎國家戲院演出中國古裝歌舞，籌款皆匯中央，政府明令嘉獎。雅南以此事招嫉。政府以巴黎使領不和，決定調顧任駐英大使，調我軍委會工作。（原定待從室後改軍統局）我奉調後經新加坡、印尼完成臨時任務後回到重慶。雅南到了家鄉，與長兄營農及家人久別重逢，歡樂可知。我被楊杰誣陷，在軍法總監部土橋看守所待了一個月，由戴笠（雨農）先生保釋免訴。戴先生力邀我到軍統局工作，蒙徐業道先生讓出住宅，我們才在重慶有了住房。雅南在我被羈押期間奔波勞碌，患傷寒臥床多日，我們搬到重慶市後，生活清苦，雅南節衣縮食，營養食物皆以我及女兒為優先，她自奉極儉。但招待親友，則不惜工本。臨時留客便飯，至少備有臘肉大麵。她因營養不良，肺病復發。

名園養病台灣避秦

我們在重慶苦撐了三年。抗戰勝利後，到了平、津。我先後在平、津任職軍統局、軍調部、保密局，定居北平。雅南經湯子瀚醫師診治，（湯為影星陳雲裳夫婿）遵醫囑在頤和園養病。我們租得「邵窩殿」房屋一所，雅南由女傭一人陪伴，在那裏靜養。她常在湖邊釣魚，山色湖光，賞心悅目。她住了一年，健康恢復，宿疾若失。兩年後我調職南京。一九四八年我應台灣省主席魏伯聰先生之召，到了台灣。在台灣先後任職省政府，國家安全局。留法同學邀我參加航業公司，我非股東，為「聘任」董事長。當時台海風雲險惡，航運難以發展，連年虧累，災情慘重。我到安全局工作後，即擺脫航業公司的糾纏。

我夫婦不治生產，畢生靠公職薪給維持。我們住房不是公家的就是租的，從未擁有過一片瓦。雅南極少治裝，家常衣服自己縫，偶爾添置幾件旗袍。金飾玉飾多為鄭毓秀博士及孔夫人宋藹齡女士贈品。我們雖收入少，但交友好客。雅南為新店天主堂募款並資助神父生活。在新店天主堂所收「代女」至少兩打。日後有的成為「乾女兒」。我在輔大、東大、文中兼課，雅南在家飼養火雞，貼補家用。

我們只有一個女兒，獲天主教獎學金留美。她走時才十七歲，走後雅南哭了好幾天。因女兒不在身邊，我們又非常喜愛青年，雅南的乾女兒和我的學生們都常來我家。女兒雪圖天分高，又肯用功，在各校都考第一名。她在美國大學以最高榮譽畢業。我們夫婦無力供她學醫，攻讀醫學博士學位，為我夫婦畢生一大遺憾。

為國宣勞積勞成疾

我們在台灣一住八年。一九五六年，我由安南局派往西貢，與越南政府做反共及情報合作。越南為法語系國家，我們有如回到法國。雅南與越南婦女界聯繫，人緣極好。在西貢住了七年，交了不少朋友。

一九六七年，我奉派出任駐加彭大使，又一個法語系國家。雅南在當地政府外交團婦女圈中極為活躍，常與彭高總統夫人出遊，與法國大使夫人以姊妹相稱。加彭人口甚少，（不到一百萬）但物產豐富，總統及政府官員習於安樂，舉行酒會舞會等於家常便飯。外交團人數不多，也經常聚會。我外交部所發交際費少的可憐，我每月都以薪俸補貼。為節省人力物力，女主人策劃宴會酒會，事必躬親，任勞任怨。我政府對外交官太太們無薪給，無津貼，無獎狀，亦無勳章。大使館對外交際，女主人是最大功臣，只能埋頭苦幹，做無名英雄。雅南因公積勞成疾，雖說是幫我，等於為國宣勞。

雅南去世後，我有一付輓聯，勉作達觀，未能抒悼念之情於萬一：

四七年柴米夫妻，遠同奉倩神傷。雖云永隔人天，有文章向碧落招魂，但願珮環常入夢。

十萬里飄零身世，更比安仁命薄。無奈齊觀生死，想造物為人才惜福，故留因果證來生。